



路漫漫其修遠兮：我的學思歷程

林富士*



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或學術專長是宗教史，而走上這條路的因緣，或許是源於童年的經驗。我是 1960 年出生的，老家在臺灣雲林濱海的小村落裡。那是一個充滿「怪力亂神」的環境，一個窮困、不安卻有著無數夢想的年代。在童年的歲月裡，我常會碰到一些頭纏紅巾、胸束八卦肚兜的乩童。他們或吹牛角，或搖銅鈴，或揮劍砍背，或舉釘刺舌，或狂亂而舞。他們顫動不羈的肢體，肆意自恣的步伐，如嬉似泣的言語和表情，在我童稚的心靈中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。

小學畢業之後，我離開了家鄉，到嘉義讀初中（1972-1975），到台北讀高中（1975-1978），然後進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（1978-1982）。在都市裡，我不會忘記乩童，但我逐漸不敢談論或面對這種人物，因為在教育體制之內，他們只是迷信的產物或騙子的代稱。

不過，當我服完兵役，進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之後（1984-1987），我便決定透過歷史研究再度親近我童年所熟悉的人物，最後以《漢代的巫者》完成學位論文，並獲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（1987-1995）。而當我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（Princeton University）求學之時（1989-1994），我再度以他們為研究對象，最後以《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的巫者與巫俗》（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-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(3rd-6th Century A.D.)) 取得博士學位。回國之後，於 1995 年升任副研究員，2001 年升任研究員，並於 2007-2010 年借調為國立中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
興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。目前已返回史語所工作。

總而言之，從大一開始到現在，三十餘年之間，我始終沒有離開歷史學界，而我的研究興趣，從研究所階段開始，逐漸由思想史轉向宗教史、身體史和文化史的領域；由巫覡開始，逐步拓展到道教、厲鬼、精魅與神仙信仰，並觸及瘟疫、醫療、頭髮、夢與檳榔的相關議題。從事歷史研究，永遠讓我覺得樂趣無窮，因為，在我看來，時間的隔閡就是一種空間的距離；往昔也就是他鄉與異邦，而歷史研究就是異域旅行，到處充斥著新奇的事物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透過各種材料，突破時間、空間和語言、文字的障礙，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。在探索的過程中，我們必須想辦法捨離自己的宗教信仰、族群認同、價值體系、性別意識、時代習性，才能進入異文明的世界，或回到古人的世界，探索過往的時空環境與事物。這是一種艱難的任務，也是一種長期的心智鍛煉。其中訣竅，我想還是在於不斷的練習，不斷的探索不同的世界與課題、不斷的擴充多種語言與概念工具，不斷的進行人我與古今的對話。

未來三年，我將以「中國中古時期的檳榔文化」為題，從「物質文化」的角度切入，一方面探討檳榔在中國中古時期（約從西元一世紀至十三世紀）的傳佈情形及緣由，包括檳榔的原產地、傳播者及傳播所及之地。另一方面則分析當時中國社會中檳榔食用者的身分（族群屬性及社會階層）、食用的動機與場合，以及食用之風所引起的社會及文化效應。希望這項計畫的研究成果，能有助於各界認識檳榔在早期中國社會的傳佈情形，了解「漢人」嚼食檳榔風尚的形成過程與緣由，並藉以省思檳榔在臺灣所引發的生態、經濟、健康、醫療、族群、階層、禮俗與文化等層面的問題。

我絕大多數的研究工作，都是透過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或中央研究院的主題研究計畫，獲得補助而完成。即使我原本就任職於研究機構，申請這樣的補助還是必要的。因為，這會迫使我不斷的將研究成果寫成論文，不斷投稿到重要的學術期刊，以便獲得同儕、專家的審閱與修改意見，並藉以累積自己在同行間的「信用」，擴散知識的影響力。有了經過審查而發表或是具有影響力的論著，在申請各種研究補助或是接受評鑑時，比較容易獲得較高的評價。而無論是論著還是研究計畫，最重要的還是研究課題、材料、方法、途徑或觀點的原創性。至於成就之高下，就交由他人評判，不必太在意。

2011/3/7 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